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存研樓文集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卷九

編修儲大文撰

雜著

禁校

乾德初太祖與石守信等夜飲一言而釋其兵後遂盡收藩鎮之權者何也帝自禁校擁立浸淫不治且有魏博牙軍之禍帝即位既以副點檢高懷德行周子首出

之關南又令尚燕國長公主旋議澤潞功令韓重贄代  
馬帥張光翰羅彥環代步帥趙彥徽而京城巡檢王彥  
昇尤凶黠又出刺唐州矣建隆二年殿帥王審琦出忠  
正都虞候張令鐸出鎮寧彥環出彰德控鶴李漢超出  
闕南而守信亦移鎮天平矣雖兼馬步帥而兵離其將  
即安得變生肘腋哉後二年釋兵又一年龍捷馬仁瑤  
出隸惟重贄出入三衙者七年護禁軍最久然一旦有  
私取親兵之譖而幾不免於戮趙普曰若重贄以讒誅

即人人懼罪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蓋至是而禁校帖  
息矣此制藩鎮之本也

### 宰相

漢文帝時陳平為左丞相文帝問君所任何職平對曰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  
夫各得任其職此誠識宰相之體者也唐太宗時房喬  
杜如晦為僕射太宗嘗責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耳目  
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其邊事有經明

德修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語尤明切故宋文彥博請繼上奏封劄爰述二說以陳之後世譏史序宰相表者不竢煩辭書此二則足矣

用人

陸贄奏唐德宗曰當天后時非惟人得薦士亦令士得自薦又曰天后以寬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蓋德宗自文

藝外它政率庸闇踈繆趙憬盧邁賈耽高郢鄭珣瑜輔  
政胥多歷年所而韓全義李說李錡輩之節鉞不知以  
何名授之然而謂德宗取士之不精則又不可也武后  
改制凡狄仁傑婁師德姚崇宋璟郭元振張仁愿唐休  
璟薛訥郭知運張說楊炯崔融輩內外文武百餘人率  
其所拔擢以遺之子孫遂以救高宗之弱勢而啓唐開  
元天寶之盛而中宗睿宗暨明皇之所自拔擢者率多  
庸妄也然則令人得薦士士得自薦而以寬收之固治

天下者之寶符也陳止齋論季布魏尚孟舒謂李廣賈生皆竒才也文帝徒歎其不遇而疎之布亦以一言而疑尚舒以一戰而奪爵懲羹者吹壑懲噎者廢食文帝懲高帝之寬而過於審而終引陸贄之奏曰唐人有言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士吾於高祖文帝亦云夫以文帝之賢而終於負李賈二子然則愛惜人才者奚可不寬其格以收之也哉若夫李沆之抑梅詢曾致堯劉健之抑何景明王九思則又近於媚嫉而欲貌附文



帝之詳審焉抑又非矣

### 宦官

宦官之禍東漢唐明尤烈者何也昔周公訓立政詳及綴衣虎賁而尤重常伯漢置侍中與宦官同止禁中蓋古常伯之任也光祿勳止禁中掌三署郎衛門戶黃門郎給事黃閤中常侍時得入禁中而金氏至以七傳內侍顯東漢光祿勳權益輕侍中出禁外得內奏而不得止宿中常侍不用士人專為宦官職獨尚書令僕射六

尚書職總內外少能參制之而亦不得止禁中凡百官封事典中書者易以私伺而盜發竇武陳蕃劉瑜尹勲之所由敗也魏置散騎中常侍號散騎常侍晉江左侍中任尤重殿內門下事胥掌之蓋與領護軍埒中書又有舍人通事如戴法興沈客卿輩名位瑣末執國枋至權震天下而宦官獨尠聞於世唐以侍中為宰相黃門郎常侍舍人選益清不關預禁中舉京朝官胥無古常伯之任獨置內侍省日夕天子左右制外廷誅賞而

阻闕東西省臺寺監衛間俾無得內達是故王叔文王  
伾侍直最號寵暱叔文裁至禁中翰林院伾裁進至栢  
林院甘露之役決不愚閤殿門而李訓韓約暨吏卒千  
餘輩束手胥就夷僂也自梁誅宦官盡罷中尉樞密使  
置宣政使以大臣為之後唐復名樞密使權益重至宋  
遂號兩府而實與宣徽使胥內職大朝會常先見內殿  
凡內諸司所掌隸於唐禁中之樞密使者使副使知院  
事同知僉書院事胥得判之蓋實兼晉江左侍中領護

軍之任是故宦官惕息而狙鷙者不久輒斥去亦卒亡  
牢不可破之患元功臣子孫胥入宿衛號集賽勲藉尤  
顯者多長四集賽服膳器物胥掌之蓋周綴衣虎賁漢  
三署郎執戟周衛之任也及品幹焯著輒拜左右丞相  
平章亦不停宿衛是故宦官雖盛而訖亡能為患至明  
而盡廢宋元之制內外判不相合視唐尤盛天子深居  
禁中亡可它語左右璫監不與兵干政不止唯武宗季  
年邊帥入侍江彬錢寧輩時奪其黨類把持而不肯解

釋之權而其餘妨政權者直宦官為虎殿省閣華望官  
為狐而裁時時假之以張厥威也夫聯班而側坐入門  
而易刺固其小焉者也語有之一日不朝其間容刀高  
拱晨至朝房而猶語人曰今日所宣當是雙馬揚漣二  
十四罪疏成將對御彈奏而恐少遲而語輒泄也乃循  
例封進蒙切責不少貸官府不通表裏睽隔其禍之烈  
至此而審政要者可無鑒戒而疏厥壅蔽與夫樞密使  
既難卒復侍中亦久廢而宿衛任猶古也蓋綜倣元怯

薛諸職秩以正成周常伯名而逆折宦官之彙牙也哉

門生故吏

陳瓘劄論蔡京曰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任伯雨論章惇蔡卞曰卞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又曰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按蔡京是時財為翰林學士承旨而其黨業如此此言京勢之始張也至靖康初崔鷗劄論馮澥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

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  
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  
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  
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  
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  
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  
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  
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書負笈不遠千里游於學

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於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於天下聞於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至如蘇軾黃庭堅之



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  
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  
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服元祐之學  
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蓋蔡京拜左僕射又  
再起為太師總三省事而其黨乃滔天矣此言京勢之  
極盛也嗚呼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階級

宋司馬溫公嘗劄論階級曰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

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凌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臯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第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

下太平者皆繇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鈴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上陵下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萬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

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  
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  
基緒永安此在溫公諸奏劄中尤為深切而韓魏公以  
虎長行武贄告論本指揮開元亦嘗乞嚴軍律曰國家  
屯置師旅衆踰百萬一營只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  
便即捃拾小過於引見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  
斷之兩皆獲罪必恐此後兵率將校漸廢階級之制但  
務姑息以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亡軀命而赴

湯火必不能為陛下用也此可與溫公劄互相發明葉水心嘗極論藝祖階級之制而以王安石欲廢之為亡遠識且曰安石固不知而不為安石者又豈能知之哉蓋其感慨深矣陳同甫樂府曰感君元不論階級此第為士大夫雍容樽俎忘貴賤之分者寓言之而非所以施於軍旅之間也

階級

予既書韓魏公司馬溫公論階級劄而復覈范文正公

執政嘗以御史梁堅彈奏知慶州滕宗諒用官錢十六萬數萬貫不明又有上言知渭州張亢驕僭力乞根勘辨明且曰如有乖越臣甘同受貶黜洎燕度勘訖又上辨劄曰邊上臣僚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其副樞密也嘗以

陝西路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一千八百貫文  
劄請令依舊曰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  
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  
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况今來逐  
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  
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  
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  
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

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時豈宜如此又曰朝廷  
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此與魏公溫公劄並行  
不悖蓋必有文正公寬閑之識而後可施魏公溫公整  
齊之法也

車戰

戚武毅俞武襄皆善車戰穆宗時武毅總理薊昌保定  
練兵嘗疏曰薊鎮之地有三平易交衝腹內百里以南  
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薈



騎邊外迤北之形也戰於平原莫過車戰於近邊莫過  
騎戰於邊外莫過步三者俱備乃可迭相為用又曰三  
者雖各自為用然亦必相須為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  
步車以步卒為用步卒以車而強騎為奇兵隨時指麾  
其勢蓋兼資也車之上為女牆以捍夫石下有活裙以  
出戰卒如敵以數十騎挑戰則不應或敵大勢至五十  
步則火器齊發近車丈餘步卒於車下出戰其遠者不  
離車五步倦則少休車內仍以火器施之更番迭出如

環無端敵之弓矢馬力弗能當也而論變用車六敗之法尤可謂動而不括其說曰臨陣心亂火藥自焚一敗也今置火藥於別車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為守車釘於土人避於中敵得聚攻蹈犯集薪燃燎二敗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者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蔽伍戰則不能飛衝三敗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衛戰士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敵聚攻則不及焚蹈犯則不能近此

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兵不踰萬車不過二百兩敵數萬騎四面環攻小敵之堅適為大敵之擒四敗也今用車必十萬或五萬各開馳道星碁錯峙高下原隰占地十餘里敵四面環攻勢分而弱我面面足以制之血脈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車戰宜平原而薊多山險或不能用五敗也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以車塞險遇險无利有如地容數車則數車為一營地

容百千車則百千車為一營隨地為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難於險仄而遂為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習畏敵而不畏將使之用車即專恃車以為命六敗也今且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有必死之志不專恃車而藉車以為導此六變也夫兵法全國為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車營正守險之用也三者合練敵不能衝突此節制之師也詔下督薊遼譚襄敏議襄敏議如武毅指於是命

習車戰與南兵敵臺之議互為表裏而練兵功卒成薊  
鎮不警烽燧者且四十年武襄謫大同立功創獨輪車  
用人推挽翼以步騎上下山坂拒馬便利神宗初大同  
巡撫李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命武襄僉書後  
府領車營訓練京營有兵車自此始然則武襄之學於  
趙本學者固不止得水戰之秘而武毅製駕鴛鴦陣隊長  
執牌居前軍士十人分翼於後五兵長短相襍攻守互  
施變化若神殆囊括車戰步戰騎戰之法而用之有偏

全陳之有次第所謂以奇為正以衆乘寡以實擊虛南  
北水陸一機也漢衛青武剛車晉馬隆偏箱車唐馬燧  
車制古今論兵多祖之宋李綱欲禦金人鐵騎劄子論  
之尤詳其要語曰古人名車曰革車蓋冒之以皮防敵  
火攻耳此又與武毅置火藥別車之說互為表裏惜房  
瑄劉秩輩雅不講其法而世又以瑄秩而并訾之也

開中鹽法

明初征安南兵八十萬北征五十萬而兵不告闕饑不

告匱此雖繇屯衛合府兵法亦繇有開中鹽法以濟之也開中者因宋制而益精之宋制利折色明制利本色自洪武三年五月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易充矣從之而開中法實權輿于此後因邊饟不繼戶部尚書郁新遂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九邊塞下按引支鹽凡鹽一引計準價銀八分若商能捐貲墾荒者竝成

熟量徵其租十之一二聽就附近堡報納鹽糧軍有侵擾者懲治永樂時定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成化時少增至二斗七升二合粟八引出引入鹽出費少而利厚而又非報中于邊率無以牟厚利故欲賣鹽不得不報中欲報中不得不積粟欲積粟不得不耕塞下之田而米穀羨衍亦不得不藉之于堡而糶之于邊此所謂以鹽法行屯政者也軍衛屯米六石以贍軍六石以貯倉其溢十二石外者官勿與而又有開中鹽法年例以



濟之若間值邊警斗斛闕乏又有開中先支法以濟之  
常股鹽戶鹽以為年例存積鹽以備先支鹽法疏通而  
引無壅滯是故當其時商未嘗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  
皆邊商也課未嘗有鹽課餘鹽之分餘鹽皆鹽課也而  
鹽亦未嘗有河鹽堆鹽之分河鹽皆堆鹽也今考河東  
鹽法至弘治時常股鹽二十九萬四千引存積鹽一十  
二萬六千引始定運司召商辦課之法而成化以前無  
聞焉則其在兩淮兩浙長蘆山東又可知矣此繇洪武

迄成化鹽法之略也弘治五年山陽葉淇為戶部尚書見是時塞上銀一錢可易粟四斗商人費益少而利益厚乃定納銀運司解戶部給邊費於是庫銀驟增至百萬兩有奇一時皆以為利今考鹽政志弘治時六運司之納銀不一而河東最薄至二錢一分嘉靖二十七年六運司之增銀不一而河東最薄亦至三錢二分爰暨萬厯時周賓所著識小編謂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兩七千

有奇其于常賦蓋五之一而兩淮中鹽引課不與焉則其鹽利之厚可知矣然而邊土遂繇此荒粟益湧貴雖盡一引價或且倍之至不能易斗粟軍多呼庚癸而大同山西二鎮亦時召李國貞鄧景山之變議者喟然太息謂實繇淇輕變祖制始至其後九變胥闕食勦餉練餉頻加而行人陳際泰論之尤詳以覈蓋有慨乎其言之也且夫人情莫不趨利而避害亦莫不趨逸而避勞夫惟以其趨利之心易其避勞之心而事迺克濟自淇

法既弊復思本色而本色又不可遽復於是令河東暨兩浙長蘆山東胥納折色惟兩淮利較厚獨納本色隆慶時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嘗上鹽法疏曰議者每歸咎于淇而不知自淇改廢者今已復其舊矣凡鹽一引官價五錢納粟多者五六斗少亦不下三斗以上路近價賤將及一石視國初不翅倍之爰暨崇禎時紹興推官陳子龍亦曰淮鹽仍中本色至今猶然而議者不考以為盡行折色此胥鹽政掌故也然而邊土之既荒

者遂不可復墾而開中例又不敢盡斥廢其名羣商不  
得已迺岐邊商內商之名以應之邊商辦鹽課內商辦  
餘鹽內商力有餘而以其券引之利初不繫于邊也雖  
能墾荒將焉用之邊商力不足而況其烽堠之危又適  
警於邊也雖欲墾荒且姑已之用此祖制卒不可復邊  
儲卒不可充鹽利益厚戎備益虛而一代久安長治之  
彝典遂以漸滅而不可復問蓋今河東鹽法雖與兩淮  
殊制而有坐商又有運商則猶本於邊商內商之遺意

云或曰然則開中可復乎曰萬歷中商邱宋莊敏公纘  
為戶部尚書嘗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筴近諸邊年  
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募  
商人墾荒中鹽上稱善者久之而其說亦裁為文具焉  
已矣且夫明季曾軍屯之不卹而暇語開中哉或曰夫  
緣邊之苦饑久矣何以徵明初之粟若是其賤曰尚鵬  
疏陳甘肅屯田嘗謂西寧遇豐年銀一錢可易粟五斗  
故西寧給軍之月糧每願得折色莊浪銀一錢僅易粟

一斗四五升各軍月糧皆願得本色是粟價至銀七八分已苦其貴矣蒲州王崇古總制三邊尚鵬又嘗遺書曰榆林銀一錢時估糧八升彼僅納五升猶稱艱苦是粟價至銀二錢遂為極貴矣蓋開中墾荒之利猶有存者而匪若萬厯以後之尤彫劫也或曰鈞是開中也何以宋之范祥收折色則為利明之葉淇收折色則為害曰范祥鹽鈔此以本色之虛估變而納折色之實價者也故在宋為利葉淇鹽課此以折色之時估變而忘本

色之常價者也故在明為害蓋宋之邊近故得本色猶  
易明之邊遠故得本色倍難而其尤遠于東勝嘉峪者  
又可知矣此又宜綜時代道里以計之者也或曰襄城  
李恭靖公敏嘗巡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  
耗費乃會計歲支外胥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  
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及為戶部尚書并請畿輔山西  
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  
輸邊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上從之自



是北方二稅胥折銀實絲襄城始夫襄城即先山陽而任戶部者也何以襄城輕齋則為利山陽折色則為害曰襄城輕齋猶可以紓齊豫輸輓之勞山陽折色乃遂以貽邊關輸輓之害其法祇間毫芒其謬不翅千里曰山陽之謬不待詞畢矣然布政文貴初改迤荒為折色侍郎馮清又盡改本色為折色而陝西塞上之粟彌甚則其害亦不始開中也曰齊豫或間可行輕齋全秦必不可行折色稅糧折色雖利于民而實深害于軍開中

折色但利於商而遂永害於國利民且不得無臯者其  
害仍自民受之而利商之臯滋甚者其害直國與軍民  
鈞受之而匪七世而莫之能救也蓋河東近邊解池鹽  
利實濟邊需此志河東鹽法所宜勤勤懇懇以特書之  
者也

中州河防考

自漢河徙頤丘後漢治汴渠築金隄修石門宋熙寧十  
年決澶州曹村河道南徙百餘里而分入於南北清河

金復自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淮明洪武二十四年決原  
武之黑陽山開封府河益南徙三十餘里而全入於淮  
其地多經中州諸郡縣河防殆不勝考中州正河支河  
合河南岸北岸胥載省志郡縣志又無竝詳考矧自明  
萬厯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淮復決高家堰右都御史  
潘季馴治之著河防一覽十四卷近日議河渠者胥奉  
為指南其書大率詳於徐邳以下而略於中州然則中  
州河防之失考也久矣比歲武陟馬家營決嘗東溢山

東之安平鎮而趨大清河以入海今請擇其切要者略考之昔漢河決酸棗在今延津決瓠子在今開州其餘決館陶清河暨宋決韓村商胡諸地胥在河下流惟宋乾德二年益州水漲壞中潭橋梁地在今益縣東距武陟百五十里太平興國二年決溫縣東北距武陟六十里而害不甚鉅元至元九年新鄉廣盈倉南決五十餘步又決百十三步西南距武陟百里而都水監旋修完之胥非武陟比也武陟地差近延津新鄉溫孟釘船幫

詹家店秦家厰馬家營決而東漫安平鎮雖不類元至  
正四年之決白茅堤金堤明正統十三年景泰四年之  
疊決張秋沙灣弘治二年之決原武而繇封邱荆隆口  
以衝張秋五年之復決荆隆以潰張秋堤萬歷十五年  
之沁決金屹墻蓮花口以漂蕩獲嘉新鄉河決荆隆潰  
長堤大社口以蕩東明長垣而大勢雅宜叅考當元之  
決白茅也並河郡邑虞城楚邱至曹州東明諸地胥罹  
水患勢且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總治河防使賈魯治

之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十里自南白茅至劉莊村十里又至虞城黃岡八里又至歸德哈只口五十一里乃浚凹里舊河至張贊店又至楊青村通長九十八里其北岸隄防通長二百五十四里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二十五里又至英賢村百三十三里稍岡至礪山八十五里又修哈只至徐州三百餘里缺口地胥在今充徐開封歸德境而黃陵岡白茅村西連儀封榮花樹埽東連考城芝麻莊陳隆口北岸

賈魯河由此起而由陳隆莊西以入河又儀封東北至曹縣界五十里明初東行黃河由儀封葵邱東北至南旺分水河洎正德中胡世寧言河徑汴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後雖寢湮塞世寧亦言陽穀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北趨故道地形窪下其勢易達此中州東接曹兗河防當考者也景泰時決張秋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即大清河世所謂鹽河也都御史徐有貞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建閘埧以時節宣於是作疏

水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灤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峯至蓮花池大瀦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賜名廣濟建閘名通源又設九堰八閘而張秋績成地胥在今東昌大名開封衛輝境而廣濟渠首起張秋尾接河沁澶淵道出開州習城後魏濮陽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房堰水經書河經武陽縣東范縣西又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今濮范壽張沙河趙王河胥為黃沁漫流道



又沙灣故道霖潦滌滄積成河而沙灣減水閘下安山暨  
戴家埧上即長垣黃河故道尤宜詳考及弘治之決原  
武也支為三一由荆隆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  
會通河以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  
考城歸德以至宿州戶部侍郎白昂治之既而復潰黃  
陵岡堤衝張秋奪汶水以入海荆隆決口至濶九十餘  
丈都御史劉大夏請治上流且築長堤防大名山東患  
於是首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分水夫南

岸賈魯河故道由曹縣南虞城西新集丁家道口之下  
楊先口之上分出馬牧集夏邑碭山北韓家道口司家  
道口牛黃垆永城趙家園而出兩河口入由徐漢口經  
蕭縣薊門凡二百二十餘里而出徐州之小浮橋號為  
銅幫鐵底潘季馴謂黃河北徙崔家口一帶淺阻若故  
道不復恐禍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則賈魯舊河之  
宜浚瞭然矣是故大夏浚河四十餘里暨中牟決河由  
河以入洪澤湖或由徐漢口入淮耶抑由姬村湖永垆

入或仍由小河口以入耶是不可不考也又大夏浚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夫孫家渡西連滎澤東連鄭州小陳橋黃煉集正統十三年全河由此南徙而開封府且在河北及弘治二年復決當其決而開也且與元末黃河由陳州西以經潁州東金末黃河由項城東以經潁上西胥急趨淮瀆而視明全河入淮三道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由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

城懷遠荆山口入一由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  
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以暨蔡歸仁堤馬廠坡  
王簡張福堤高家堰而後淮畜全力以出清口地形尤  
西疏導抑已尤捷矣胡世寧亦言滎澤間孫家渡決宜  
常浚之以分上流之勢嘉靖初總理河道章拯又請浚  
以分山東水勢世寧又言汴南分二道一出滎澤經中  
牟陳潁至壽州入淮是故大夏開新河七十餘里暨中  
牟東南至尉氏百里中牟至潁上且由金末黃河道以

入淮胥不可不詳考也而大夏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  
留至歸德折為二一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元廉訪  
使尚文言陳留抵睢東西百餘里大抵南岸高於北岸  
約八九尺又言蒲口決千餘步東走歸德舊瀆行二百  
里至橫堤復合正流淤河當即蒲口巴河諸地又胡世  
寧言汴南道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東南  
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今歸德東南至亳州百里渦  
河在亳西即定遠荆山口道而宿遷會淮當仍由小河

白洋河又或經白鹿邱家湖耶抑考賈魯舊河孫家渡  
新河四府營淤河諸口胥張秋沙灣上流也業疏洩矣  
乃塞張秋之決又起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  
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河防一覽書築長堤一  
道荆隆口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東西各三百餘里  
起武陟詹家店抵碭沛千餘里名太行堤夫胙城西南  
距武陟百七十里徐州西經沛距碭山百八十里而堤  
益衍而長此所以防大名山東之患汜至荆隆塞黃陵

奠而張秋賜名安平鎮者也抑白昂築陽武長堤長五  
千餘丈東防張秋南防中牟又自歸德小埧浚飲馬池  
抵小河西令汴入睢睢入泗以少復浚儀蕩蕩渠水經  
注禹塞滎澤開渠通淮泗隋開汴渠遺迹暨萬厯時塞  
蓮花池埧塞荆隆口銅瓦廂又明初漕運由淮達河由  
陽武陸運百餘里至衛河入舟永樂九年工部侍郎張  
信浚祥符魚王口至中灣二十餘里由荆隆口下魚臺  
躡場口復黃河故道諸迹胥當附考至若南岸隄防則

廣武山東榮澤小院村東北對南賈口榮陽孫家渡小  
陳橋中牟判官村鮑家寨而十里店黃煉集尤險要祥  
符西青谷堆李仲英寨而瓦子坡槐疙疸尤險劉獸醫  
堤逼河陶家店埽埧直射張家灣時和驛逼開封城衝  
刷尤急祥符東兔伯岡埽頭集陳留李家樓胥易潰蘭  
陽趙皮寨西連七村嘉靖七年疏白河由亳泗入淮十  
六年流條盛東向梁靖口流寢微梁靖岔河口東出魚  
臺穀亭流遂絕雖水旋淤而借野雞岡胥決河故道儀



封李景高口萬歷十七年嘗決衝葛田月堤入睢陳故  
道又嘗浚支河入徐白家樓北直突灘普家營亦號險  
要睢州石家樓考城王家集寧陵商丘梁靖口嘉靖六  
年嘗決衝入雞鳴臺新集四十五年嘗塞南流幾絕又  
迤丁家道口劉家口而楊先口為賈魯河道以至虞城  
黃堍口北直突灘夏邑永城東距碭山市力寨焉此南  
岸之產可考者也北岸隄防則武陟南賈口黃沁交會  
詹家店西釘船幫李先鋒莊南直廣武山前王家溝劉

家溝詹家店東秦家廠馬家營魏家營秦旗營梁家營  
二鋪營東南直官莊峪北距太行堤數里東接榮澤堤  
以至甄家莊郭家潭胥號險要原武西廟王口東賈家  
寨陽武脾沙岡胥掃灣陽武大堤大浜申家潭尤迎沖  
溜封邱于家店荆隆口中藥城地參連最號險要祥符  
陳橋集西抵荆隆東連馬家口弘治五年嘉靖二十四  
年河胥決貫臺馬家口胥險陳留寨南接回回寨尤衝  
激而東北黃陵岡北連白茅村地尤遠蘭陽銅瓦廂萬

歷時嘗大決板廠樊家莊張村集胥險馬坊營尤掃灣地儀封它泥河煉城口埽埧尤急榮花樹埽迎溜三家莊逼河乃東接舊老堤東明堤以及黃陵岡堤南之龍王廟又東接考城芝麻莊陳隆口李秀廠孝城口地胥險而後東距曹州位家灣雙河口曹縣武家埧焉此北岸之僅可考者也又若北岸太行堤隆慶六年加築起武陟沁河止修武東之木藥店萬曆八年又加築南岸長堤起虞城止滎澤兩堤共袤千五百餘里萬曆十七

年築堤埧共袤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丈其餘胥有縷堤遙  
堤減水堤月堤格堤順水堤挑水堤而南岸縷水堤隆  
慶六年築起祥符止碣山遙堤萬歷時增築孫家渡五  
百八十六丈黃煉集六百丈劉獸醫口三千七百三十  
二丈張家灣至時和驛十五丈兔伯岡至埽頭二千  
九百三十丈趙皮寨至李景高口二千三百五十九丈  
護城堤明時開封城地下於河丈餘今裁平河面堤尤  
急儀封東北至石家樓五十八里王家集至考城十七

里有奇黃堦至虞城暨北岸封邱舊堤尤宜守又陶家  
店幫堤千八百七十一丈埧三千六百二十九丈張家  
灣修堤一埧一時和驛幫堤九百二十丈埧三百二十  
七丈工胥險要北岸詹家店西距武陟百里萬曆時創  
堤四百八十五丈有奇廟王口遙堤千二百二十五丈  
賈家寨月堤九百丈荆隆口遙堤二千九十丈馬坊營  
月堤一榮花樹埧埧千二百六十丈堤百七十五丈三  
家莊埧二百七十丈芝麻莊埧八十六丈孝城口堤二

十八丈埧二十丈有奇工尤險要又長垣東明長堤南  
接荊隆口袤百三十里東起曹縣白茅集西止封邱新  
豐村而長垣大社口王家堤常村集尤為險要堤外洶  
北河世傳黃河故道而三尖口吳家口劉家口月堤三  
埧洩水閉水并宜慎此南北岸堤之可合考者也然自  
正德四年河決沛縣飛雲橋泛溢多在徐邳以下而中  
州寢邈河患萬歷十五年決荊隆銅瓦堤大名上流以  
少防其潰而其餘修築殊邈堤堰大率卑薄上部冊多

虛洎季年開封城之決大相國寺浮圖裁半出蓋與秦  
王賁之灌大梁金西北據牟駝岡而放河水浸淖封邱  
門外數百里以阻東南使驛其事差類而當時曾不暇  
經畫也然則中州河防之失考也久矣抑沁河北岸堤  
起溫縣北高村歷大樊口劉村太原村金圪塢修武武  
陟北木藥店蓮花池口小原村郭村乃入南賈口而大  
樊村為掃灣地嘉靖三十五年嘗決三百餘丈入衛河  
於臨清板閘軌閘外七十餘里金圪塢蓮花口在武陟

東岸尤為險要至詹家店西距沁堤頭十八里不築堤蓋與徐邳下宿遷南岸小河白洋河北岸直河至古城埭若元提舉王允中於沁河內築石堰遮水入廣濟四渠共袤六百七十七里經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村坊四百六十三溉田三千餘頃抑當參考至引沁通衛元郭守敬雖陳懷孟沁河東合丹水引東流至武陟北可合入御河以灌田然董文用嘗考測衛州城浮圖最高裁與沁水平衛輝府志載之明給事中常居敬疏引其



語又謂修武縣較大樊口地卑約十五餘丈且沁河廣一里餘衛河裁三四丈又衛水清沁濁沙淤激同黃河而木欒店距衛河百餘里絕無支河然則水集所載引沁至長垣界經張秋出會通閘入運暨胡世寧疏沁水經紅荊口分流一道閱六十里達衛又大樊口北決開堤埧郭村乾河暨修武西北清水河經獲嘉縣北六里至新鄉西北侯家橋入衛裁可備考它若由廣武山北經汜口洛口五社津而達孟津又由孟津郭家嘴歷新

安伍口澗池洋澚圪把窩白浪槐堤河浸高而鷹嘴窩  
神仙嶺桃園磧尤峻陝州漁林濤鄭家砣碯牛素回窩  
堰而蝦蟆口卧虎灘獅子口尤迅激乃及砥柱三門東  
南風裁可上人門至太陽渡溜寢緩自獅子口下凡十  
九灘百二十里自孟津至太陽渡凡四百五十七里又  
由寶津西達風陵渡黨家口附考

藩鎮

宋靖康中李忠定知樞密院事以三鎮之堅守也上備

邊禦敵八事其第一事曰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  
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  
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豳平邊備無  
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  
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  
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  
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  
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

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後撰靖康傳信錄則曰上俾宰  
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  
總之而藩鎮之議寢後撰建炎時政記則曰六月十四  
日內降勅書一道勅河北河東諸路守臣將帥忠義軍  
民等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  
者至建炎二年當議酬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  
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  
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為國藩屏以昭茂功又詔自今

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  
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依方鎮法而不  
書藩鎮之議寢蓋時政記係進御及史館檢閱文字與  
傳信錄體例固不同也及建炎初之除尚書右僕射也  
畫十事以進其議守曰居於山者必高垣牆固柴柵以  
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  
患又曰為今日守邊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  
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

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凡忠定為相七十五日其所以經畫而措置之者河北河東尤要嘗乞置招撫司經制司曰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未所失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多

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撫循為吾之用數十萬眾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

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材略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服習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



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  
門牆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其措置沿  
河沿淮沿江者又乞置帥府要郡次要郡曰臣竊以唐  
有天下貞觀開元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  
捍禦邊隅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  
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  
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  
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

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  
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  
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  
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  
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  
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  
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  
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

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僚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

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卽州郡之兵可用矣而其擬  
帥府要郡次要郡河北東路帥府則大名府橫海軍而  
要郡則開德府棣州次要郡則濱州永靜軍也京東東  
路帥府則青州徐州而要郡則襲慶府登州萊州密州  
次要郡則沂州濰州淄州也京東西路帥府則東平府  
應天府而要郡則濟南府濮州興化府次要郡則濟州  
單州也京西北路帥府則河南府順昌府而要郡則河  
陽府潁昌府蔡州汝州陳州也京西南路帥府則鄆州

襄陽府而要郡則唐州隨州次要郡則金州均州房州  
商州也永興軍路帥府則永興軍而要郡則陝府華州  
虢州次要郡則同州耀州也淮南東路帥府則揚州而  
要郡則宿州楚州次要郡則泗州真州海州和州也淮  
南西路帥府則廬州而要郡則壽春府亳州次要郡則  
舒州濠州黃州光州也江南東路帥府則江寧府而要  
郡則宣州江州次要郡則饒州信州池州太平府也江  
南西路帥府則洪州而要郡則虔州袁州次要郡則吉

州筠州撫州也荆湖南路帥府則潭州而要郡則衡州  
次要郡則永州道州也荆湖北路帥府則荆南府而要  
郡則鼎州鄂州次要郡則澧州復州岳州也兩浙西路  
帥府則杭州而要郡則鎮江府平江府湖州常州次要  
郡則秀州衢州也兩浙東路帥府則越州而要郡則明  
州次要郡則温州台州處州也後撰時政記則曰六月  
某日臣與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議控禦之策大略謂  
云云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

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  
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  
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  
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  
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  
許以便宜行軍馬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  
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  
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

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蓋雖許便宜行軍馬而視便宜從事之制殊矣矧隸州郡許世襲哉此當偕范宗尹建鎮撫使本末文天祥建四閫議彙裁之

存研樓文集卷九